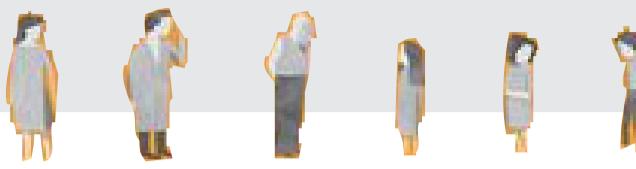




布满荆棘的“回家之路”

□郭艳



青春必须终结,如何进入成年?

青春以亚文化的名义构成人世界板结的情感、伦理乃至价值观念,此时,断裂成为某种催化剂,它让成长小说在私密的个人倾诉中抵达一代人整体性的青春记忆,由此个体经验在成长叙事中获得某种穿越现实生存的艺术质感。“80后”青春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他们写作的社会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文学作品自身的意义。

然而“80后”毕竟要长大,具体到张悦然来说,她笔下的文艺范女生最终要成长乃至成熟。青春成长叙事终结之后,如何更深地进入文学?这成为包括张悦然在内的新一代青年作家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也可以叫做写作合法性确立的焦虑——青春的任性而为必须终结,如何进入成年?自己的成年礼以何种文学方式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茧》是张悦然的文学成年礼。成年礼形式上的意义往往大于实质的内容,自我的镜像依然是成年礼的重心和焦点。《茧》延续了张悦然一贯的写作路径:精致编密的文字叙述中,行走着城市物质主义豢养的青年男女,他们游走在个体生活与情感的镜像中,纠结、挣扎亦或疼痛。这部长篇试图处理自我经验与家族记忆、个体镜像与群体生活、现实生存与历史臆想之间的关系。小说反映了李佳栖一代青年对于传统伦理、价值和情感的漠然与断裂,呈现出个体的价值碎片和伦理创伤。

谈论《茧》之前,先回顾一下中国城市少女形象的文学表达。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当代主流文学对于少女的理解仍然是东方传统社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青春万岁》中的杨蔷云、70年代《班主任》中的谢惠敏、王安忆《雨,沙沙沙》中的少女,80年代《红衣少女》中的安然……少女的

无知、单纯、幼稚、美丽和纯情等,都是社会对于少女品质和特征的界定。对于少女本身精神和身体的成长,缺乏主体性的认知。90年代林白的女性独白,在一定层面上还原了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达,同时又在另一个维度上让女性和同时代的欲望话语纠缠不清。近30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生活调教出了许多大小公主,从幼儿画刊开始,就有《小公主》这样的刊物。少女的体验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怀春少女的懵懂无知和纯洁天真,透过物质生存的面纱,少女们很早就知道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的人生命题,要美丽、要气质,更要在丰盈的物质主义中保留青春的气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春文学作者,他们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现代教育体制、西方经典童话、动漫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作品中少女的形象已经和传统少女大相径庭。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文化情境中,贵族和精英意识早已被铜臭味洗涤殆尽,充斥着暴发户和商人的蝇营狗苟。在物质生存方面,所谓的小公主都是人为制造出来迷惑平民父母和子女的一味幻药,大多数女孩在得到一个或多个戴着王冠的芭比娃娃之后,就会幻想着自己粉色的公主梦,而实际上,在巨大的物质主义的运行机制下,面色苍白的城市女孩更多的是像《红舞鞋》中的嘉伦一样,只不过穿上了一双红舞鞋,就开始了自己对于公主梦的盲目追求罢了。

当下城市生活豢养出了少女对于物质天然的亲近和沉溺,同时,这种沉溺往往在青春期以艺术的形式和名义,存在于青年亚文化氛围中。所有的女孩都像嘉伦一样希望自己能够穿上一双红舞鞋,跳着优美的舞步……以及拥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属于公主的浪漫。然而,实践这种艺术范文女生的过程,就是一次次从日常生存中的出走。在一次次出走的过程中,少女对于自己沉溺于红舞鞋的行为逐渐张皇失措,逐步发现这种脱离日常的沉溺所带来的漂浮感、失重感以及

一无所依的丢失感。最能体现这种文本特征的是张悦然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这个集子也是至今最能体现张悦然才华的小说集。

出走与回家: 警惕简单的理直气壮

在张悦然前辈女生那里,出走似乎都与宏大叙事的主题有关,比如关于革命的、爱情的、欲望的、婚姻的、自由的……在中国20世纪漫的长一百年中,一连串的主流价值观赋予了梅行素、莎菲、林道静们沉重的主流话语表达方式以及各色的时代标签。她们的出走都有某种宏大的理由,因为这种宏大的理由,她们的出走具备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以及行为上的合法性。到了21世纪的当下,张悦然们显然没有她的前辈女生幸运,在她这里,所有的出走都没有了宏大理由,甚至于很难找到一个具备合法性的理由。在貌似物质丰裕和行动自由的社会情境中,在貌似无需出走的荒谬出走中,张悦然们实际上撕开了一个个沉默的青春伤口。在人为撕开的伤口上,张悦然却比她的前辈作者更加坦然地叙述着关于女性出走的主题。因为从日常性中出走无需任何理由,正像归回的时候自然会回家一样。

《茧》中的李佳栖回到了家庭,然而这种回家带着深深的对于“家”的戒备、怀疑和审视乃至审问,因为他(她)们一代人被物质主义豢养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家对于他们来说充斥着父辈僵化的教条主义说教,祖辈天真而强硬的理想主义言说,以及无处不在的平庸的世俗生活……在回归日常之后,前文艺青年依然保留着居高临下的对于现实的审判;从粗鄙的生活到神秘的历史,从人性幽微的光亮到晦涩的暗影,从道德伦理的禁忌到身体欲望的满足……最为诡异的不是李佳栖们对待现实这种理直气壮的态度,而在于她的祖辈与父辈的沉默,以及这种沉默中显示出的虚无和回避。

某种懦弱与卑微。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在这样的叙事腔调中体现出了代人对中国传统世俗

伦理正义和道德情感价值简单化的理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化、自我甚至于自恋是生存的常态。他们以这种个人化的视角去打量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从而在单一维度的价值判断中想象祖辈和父辈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中,祖父辈的历史在单向度行进的同时,又充满着价值、伦理和道德上的简陋和卑微。

与此同时,李佳栖们又很难具有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理性与秩序,更难以理解西方宗教情感伦理的宽容和彼岸世界。由此,她对历史和现实双向的审视都深深地行走在个人主义的臆想中。作为后文艺范女生,李佳栖成为某类城市青年女性的象征性符号——年轻女主人公的身体流浪在不同男人的公寓里,心灵徘徊在父辈男性的记忆和身体里,伦理和价值坍塌在残酷自我的认知中。文艺女青年李佳栖用极端个人主义的方式任性地消费着祖辈与父辈的历史,在漠视中国传统伦人伦用的偏执中,文本走入对于自我、他者和历史多面向的虚无。冷漠自私的年轻心智消费着历史、革命、性乃至文学叙事本身,历史景深也被个人化的单薄精神向度消解于无形。正如“80后”写作和市场与消费共生的特性一样,对于这一代作家来说,革命、性乃至父辈们的历都可以作为小说叙事的消费性题材,这凸显出青年一代对于都市与民间、现代与传统双向的虚无和回避。

李佳栖的形象昭示着当下物质女青年们出走之后的“回家”有多么艰难,这种回家是对于自身所处历史和传统的体认和感悟,是对于当代生活中现实责任的认知和担当,是对于女性

“ 在张悦然前辈女生那里,出走似乎都与宏大叙事的主题有关,因为这种宏大的理由,她们的出走具备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以及行为上的合法性。而在张悦然这里,所有的出走都没有了宏大理由,甚至于很难找到一个具备合法性的理由。在貌似无需出走的荒谬出走中,张悦然们实际上撕开了一个个沉默的青春伤口。

《茧》体现出了一代人对中国传统世俗伦理正义和道德情感价值简单化的理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个人化、自我甚至于自恋是生存的常态。他们以这种个人化的视角去打量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从而在单一维度的价值判断中想象祖辈和父辈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中,祖父辈的历史在单向度行进的同时,又充满着价值、伦理和道德上的简陋和卑微。

性别所承担的现代精神生长的自觉探求……总而言之,对于和传统、启蒙双向断裂的物质主义城市青年来说,“回家”充满了道德的困境和伦理的迷雾,也在价值认知上有着更多的歧路与荆棘。

大历史中的个人史

——评房伟的小说《中国野人》 □汪政

第一感受

2016年的小说创作可说的话题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不少理论批评家写起他的小说,并且有不俗的表现。吴亮在这一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朝霞》,李云雷创作了不少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青年批评家房伟也开始了他的抗战系列小说的写作。创作与研究的区别是什么?房伟说,“创作是研究的基础,以体验性思维组织个性丰富的文学语言,研究的长处在理性精神,能在作家意图之外看到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

如果仔细研究,几乎一开始,作家与理论家在创作上就有很大的区别。理论家的“问题意识”要强得多,对自己所要进行的写作“清醒”得多,而且,总会带有某种实验性,他们的创作可能在审美的“混沌性”上少一点,但却具有“话题性”和“学术性”。比如吴亮的《朝霞》,被称为批评家中的批评家写给作家中的作家的书,而他自己则将这部作品视为“当代艺术”,不仅是文字,而且是由文字做成的巨大的“装置”,由此可见,其作品的实验性和作家对此的自觉意识。而评论界在谈到李云雷的作品时,称其为“小说界打入到文学批

评界的卧底”,“他能够透过批评的视界发现小说创作的软肋”,也是指出了批评家在从事小说创作时的特点。房伟也是一样,自觉意识很强。他说他喜欢历史小说,但又对时下的历史小说不满。在写作之初,他即为自己悬置了如下的鹄的:“我理想的历史小说,应是阔大神秘,又真实可感,能将人带入特定历史逻辑和情境,显现历史的荒诞、悲情、无奈,也表达历史的乐观、雍容与想象力,应是‘力’与‘美’的强大组合。同时,这种历史感,又必须是个人化、个性化,充满生命细节,表达独特审美魅力与价值观。”这样清醒的自觉意识显然得力于作为一个批评家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的思考。

作为这一理想的产品,房伟的“抗战短篇小说”又因题材的原因有了更具体的目标:“旨在探讨抗战史中各色人等的悲欢离合。我试图在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与内在气质的碰撞中,展现荒诞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表达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种种因果互动、偶然与必然的纠葛,体谅人性的苦涩、温情与抗争。”作为系列的开篇,《中国野人》比较真实

而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创作理想,实现了一个批评家的创作目的,二者构成了完美互证。

我以为,这样的互证在《中国野人》中最为突出的是历史感中的“个人化、个性化”,是具体个体的“悲欢离合”,是战争“对人性的戕害”,是“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种种因果互动”。《中国野人》是有历史原型的,房伟首先要处理的是纪实与虚构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小说就成了报告文学,就会为现实故事所绑架。其次,他必须已经因长期和大量的抗战文艺影响而形成的阅读期待保持距离。这就要他在如何处理战争与人这个问题上花一番气力。最终,我们看到,作品虽然是抗战短篇,但“抗战”被虚化了,成为背景,不但作为事实成为背景,而且在人物的命运、心理与行为上成为背景。置于前景的是个人,一个成为野人的幸存者的另一种抗战。为抵御孤独,为抵御寒冷、饥饿等一系列生存难题,为抵御绝望和恐惧这些来自自身的心理压迫构成了人物的冲突与故事的动力。房伟在原型故事中重点截取的是野人在北海道的13年,

其他只作为穿插介入其中。他凸显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给个体带来的非人道的生活,是战争对个体、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创伤。

野人不是英雄,不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但他的遭遇却有力地反思了战争,批判了战争,而且,这样的反思和批判显然超出了具体的抗战,而上升到了对文化、文明与人道的高度,上升到了对所有战争的超越性思考。由于将个体、个人化的历史置于中心,所以,野人不再是符号,更不是正义等等的化身,他作为“人”的所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得到了呈现,他的软弱与坚强、他的理智与疯狂、他的绝望与希望,种种矛盾的组合构成了他生命的复合色彩。北海道非人的13年扭曲了他的正常生活,同时也造就了他的传奇,他固然不愿回首,但他的生命无此又无法完整说明。所以,他一方面恐惧那13年,另一方面又时时梦回北海道,想把归家当异乡。这样的复合性与复杂性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和畸形,更是从个人历史窥见大历史,是大历史无情碾压芸芸众生如蝼蚁的文学化书写。

看小说

王华《陈泊水的救赎之路》

触及了一个时代痛点

王华的中篇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民族文学》2017年第1期)中,70多岁老农陈泊水,在被老年痴呆症悄然袭来之际,将自己存了15年的存折送给同村的女人黄秀容。原来,“文革”期间造反派揪斗“黑五类”,“地主狗崽”黄秀容经常与她的“地主婆”母亲陪斗。年轻的造反队员陈泊水在运动中格外积极,每次批斗会都是他烧红铧铁,第一个强迫“黑五类”在烧红的铧铁上下跪,甚至诱奸了12岁的黄秀容……在生命即将油尽灯枯之时,陈泊水想赎回他的罪过。救赎的动机并没有多么高尚,与其说是良心觉醒,不如说是对死后归宿的恐惧。他和当地人一样,迷信人死后到阎王那里接受审判,有罪过的人要受锯刑和油锅刑。因此,死前要想方设法将罪过删除干净或减轻,他想到的赎罪办法就是给受害者黄秀容送存折。然而,黄秀容却不接受陈泊水的忏悔,陈泊水此举将两人的秘密公开了,等于是对她的二次伤害。因此她拒收存折,声称陈泊水的诱奸说并非事实。陈泊水最后认为惟一的赎罪办法是去派出所自首,但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自首,不可能被受理。认了死理的陈泊水就天天去派出所“报到”,不让进办公室就待在门外,等候他想要的“逮捕令”。他等过了秋天,又等来了冬天。风雨蹒跚了他的步态,霜雪催白了他的胡子,但他仍然在等……

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既是对“文革”的反思,又超越了“文革”的反思;既是政治的反思,更是人性的反思。陈泊水的自我救赎动机虽然可疑,他的救赎之路也似乎望不到尽头,然而这是一个底层小人物所能想到的忏悔和自救方式,他想到了,也行动了,不屈不挠,固执倔犟。他的忏悔仍然是自私的,他的愿望在他人看来也是渺小的,然而他在漫漫的救赎之路上每蹒跚前行一步,他的心灵就净化一分,他的形象就高大一点。与某些身份地位他难望项背的忏悔者只停留在语言层次的所谓忏悔相比,陈泊水的境遇已接近崇高。

这篇作品延续了作者王华的叙事风格。作为仡佬族作家的作者对汉语有着极好的感觉,小说的语言明豁、畅朗,富于节奏与质感。从容不迫、亦庄亦谐的叙述构筑的故事、塑造的人物,令人难忘。(石一宁)

广告

原创目录

小说坊 中篇

乡关何处 | 王安忆

公民张三之死 | 周昌义

短篇

金鲤 | 施可训

等待 | 毕亮

香云纱 | 王秀云

练习 | 洪放

新推荐 卢旺达的飞行 | 陈融

漫游者 兰津古渡口的辉煌和湮灭 | 周勇

口述史 湖北文学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 王庚生 范宁

自由谈 勇于挑战我们日趋麻木的口味 | 周森

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 | 汪温妮

探究文学遗传的神秘基因 | 吕红

诗空间 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些什么(6首) | 张曙光

黑鸟(12首) | 藏海英

我们称为阳光的事物(9首) | 阿海

三官殿 中国写实油画的“真像” | 马文婷

笔记本 李杜在湖北(上) | 周积明

刊中刊 我要找到你 | 万雁

翠柳街 此心安处是吾乡 | 吴佳燕

长江文艺

创刊于1949年6月
2017年第5期

好小说目录

自在说 从模仿到创造 | 李浩

再发现 失败之书 | 李浩

关于《失败之书》的絮语(创作谈) | 李浩

好看台 中篇

猫王乔丹 | 蔡骏

双十一 | 林那北

童话之石 | 陈毅达

短篇

心想事成 | 张翎

红棉袄 | 刘庆邦

神枪手 | 艾玛

推手推 你若盛开 | 肖凤珠

民族风 晒太阳 | 尼玛潘多

再回首 研究具象:岸艺术节第1回展 | 傅中望

翠柳街 心想事成还是意料之外 | 郭莉

诗歌月刊

2017年第5期总目

头 条 我是有故乡的人(组诗) | 李少君

时间之灰(组诗) | 美桦

抒情诗的黄昏、危险或为难 | 孙曙

清澈与沉浸——潞潞其人其诗 | 郭克

潞潞的诗 | 潞潞

先锋时刻 宇向 惠园 雷默

新青年 黄鹤权 马骥文 马抱抱 安闻

现代诗经 雪鹰 刘海潮 陌上吹笛 兵戈戈

翁美玲 妥清德 马光水 李永立 刘跃兵

评 论 “诗歌与城市”笔谈专辑

魏天无 缪克构 翟月琴

随 笔 新年新诗回眸

小诗以及“浪漫